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七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春 在位四十三年 壽七十八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始封楚王改封臨淄中宗為章皇

后安樂公主所鴆弒王率兵入誅韋后等奉睿宗輔政睿

宗即位立王為太子景雲二年令太子監國先天元年七

月傳位于太子八月太子即位

先天元年二月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

尚書至忠長史將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

非至忠志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

忠素有唯至忠言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

笑曰善至忠不坐之言遠策馬而去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

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 秋七月慧星出西方經軒轅薛訥

淑星薛訥元切史記天官書軒轅黃龍體孟康曰八六微至于大角

加薛訥提問大角天王坐也又晉書天文志大角天王坐也

於上曰慧星也形直者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薛訥

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則天王薛訥皇太子當

為天子薛訥以是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

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

立之以應薛訥父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

已則薛訥邪薛訥太子問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

為嗣薛訥明薛訥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

吾之所以得天下者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

何疑邪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

位猶且自撻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耶昔

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八

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

上皇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

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日知怒索

杖集羣吏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撻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撻日知

蕭至忠
白杜於
大十公

薛訥
州虜
敢打

關太

睿宗傳

上即位
尊睿宗
皇

李白知
不行捶
撻而事

楊相如
論忠邪

太平公
王權盛

王孫勳
討六平
父中

官官始
五

上講武
於驪山

張說疾
知崇上

李日知嗔受上冊以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奔汝矣家
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上堅切眾共諷之

開元元年三月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人主莫不好忠
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

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
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

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
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太平公上依上皇之

致擅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
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

欲上斷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
若欲討之使下一制書誰敢不從上曰誠如卿言秋七月魏知古告

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王毛仲
力士等定計誅之入凌化門召常元楷慈先斬之擒廣福斬於

谷省以出執至中庭歲於朝堂日斬之太平公主賜死于家公主諸子
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賞功巨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

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
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官亦不用事太宗時雙陸狼

多官官之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紉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
之及為人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官官稍增至

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紉紫至千餘人官官之盛自此始
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上幸新
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流兵部尚書郭元振
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懼失次禮之
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
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慰勉之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張
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
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
元之文武全才直其人上也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言不

用姚崇
為相

每事訪
於姚崇

所崇素
厚即由
上不雅

上識人
君之辨

改官名

姚崇間
辨

張廷珪
張廷珪
張廷珪

房官
房官

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渭川引見即

拜兵部尚書向中書明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

尚書尋緣邊屯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

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言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更委任之元之請

抑權臣變許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數狎如數驥比皆納之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更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

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授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不可奈

何一不賞祭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

乃一一以頌狀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

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

信任奏記勸其遠請蹕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十二月赦天下改

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

中為監維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吏為尹司馬為少尹士

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崇既為相紫

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

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政王陛下愛弟

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說左遷相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

者除京官使出常均求為恒式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

曉音律音謂五音官商角徵羽律有十二以上各吊禮樂之司不應典

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初有內教坊置于禁中蓬萊宮側更置

太常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

法曲於梨園法曲如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出

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素楚客皆上疏以為上

春秋鼎盛且崇經術瀟端士尚樸素樸四角切尚樸素謂敦尚質朴

之素樞樞樞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為安富戶疆下多

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儲國澄之能存稍道本姓帛氏

神呪役使鬼神石勒重之號曰大佛尚勸子季龍立傾心事登後

謂弟子曰石氏當滅吾及未劫先化矣遂空明年季龍死遂大劫石

沙汰僧

王仙童
被劫賣
或束手

恩徐有
功進其
子

請謁不

或怨望

放棄聖

罷試檢

其子

勸進國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鳩摩羅什尤切什實入切羅什亦天竺人氏僧因號秦尋滅齊襄汾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文度教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沙汰他蓋切

在後謂選擇也以偽妄還俗者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其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救自今所在母得創建佛寺舊寺頽壞應首者詣有司陳牒檢

視然後聽之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以其子大理司直倫龍春為恭陵今嘗孝謀之子光祿卿幽公希珽等上古威胡請以己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

閻楚珪為其府參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

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不就明職

微有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音庭

十三人皆太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五月以歲饑悉罷倉外試檢校官特置同正員至於試檢校兼守

判知之類皆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街崇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

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知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

敢干之耳上於是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撓女可切又女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遂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乃許之知古罷能為工部

尚書上素友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

卷之六

楚珠玉
罷錦坊

論帝始
論終善

直董學
勤攻二
婁

論誣文
誣君之
失

修常事
君法

立皇太子
為太子

寢殿中設五帷合象宮室也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回斃吹火誤藝上須疑單通切說文扶搖風也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羣臣請循故事出諸王刺外州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音糾招切四風也須詢切說文面毛也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其哉李彝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丁未襄王重茂薨追謚曰殤皇帝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禁人間鑄佛寫經宋王成與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上力鼓

各賜成與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華各切花附承花者也花萼相輝取詩常南曰勤政務

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齊洽代切賜也先是二月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不表賀請

書之史冊從之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監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九月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檢忍甚切熟也漢時令邊郡皆築倉以穀歲時增其立皇太子嗣真為鄆王鄆國在東海嗣初為鄆王嗣主為鄆王地左濮陽

立鄆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

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克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

救時伴
食二相

論懷慎
托下賢

姚崇請
辨禮

選儒學
入內侍

有「張謂告于野曰謂於歇切謂也告政事委積懷慎不能决惶恐

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

裁央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風俗通云四氏於國齊

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

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

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

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目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

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

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

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

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媚莫報切如也嫉昨切害也復戾以

竊其名媚力弱也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

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趙言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

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

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職主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上蒙遙切胡人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

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象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

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

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

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楚莊吞蛭而愈疾而得痊恐左右見而

誅則發法遂吞之令尹質曰王有仁德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殺蛇而致福見

頭蛇恐後人復見乃斷之其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

殺蝗有禍崇請當之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

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以懷

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

乘肩輿以進或在別館道遠聽於宮中乘馬親送迎之律以師傅之

禮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鄆州還陳碩西利害請祭其形貌

上許之聽以便從事枝汗那者西域古烏孫也漢烏孫混於人

威振西
域諸國

將借臺

請汰郎
官熱外

請汰郎
官熱外

抽貴殿

內重外

似若水
物

候內附歲久吐世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在

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

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

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西屠其三城俘斬

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

居大宛嶺賓等宛於表切屬國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會

有言其賊汗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京兆尹程日知貪

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

丑亮廷奏曰若綜彈之司使燕人得而恐喝上欺相恐也則御史

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屬歙州或上

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

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

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尚書左丞韋瓘瓘中奏

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瓘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敷

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瓘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

爾改官瓘即與黑方外諱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相以

為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伏望詳察使當官者無所恐懼乃除冀州

刺史。四年春正月皇后妹夫長孫昕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昕與

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

痛心冠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

書尉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實以極刑未足

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介問以節王嗣真為安北

大都護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

此始。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上雖

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

采訪使班景倩始旬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

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官官詣江南

取鵝鵲鷓鴣等鵝居有切鵝舍經切鵝樊曰鵝鵲以鳥脚高毛也江

鳥也黃赤有班文食短狐蟲欲置死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

若水上言曲辰示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

况若水

仁誠縣
之章第

刑有馬
裴後有
蓋李

傳範臣
課市船

盧懷
焉賢

况乾
為相每
志取决

傳送食以梁肉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

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曰麟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曰鳳凰况鴻

鵠鴻鵠曷足貴也上手救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山東蝗

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且修德以

禳之劉聰時常捕理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燥若水曰劉

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

患可免彼昔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

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或言於上

曰今歲選叙大監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

理人策惟野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入第

且今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

朝隱左遷滑州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

馬載裴行儉往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裴後有盧李濟

立之子也 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置因言市船之

利船薄陋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師子西域國居西南海中多及善

醫之嫗咸調切實之官掖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胡人借往求之

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

於所焚者乎彼市船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

不能知况於胡嫗豈真真之官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

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

非陛下之意願孰患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六月癸亥上皇

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十一月黃

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

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於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推一老

蒼頭上干剛切請自齋南以辦喪事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

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告謁告若詩廉上遣使

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此必姚崇之

謀也或不稱旨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

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第仍聽家人入侍疾

上許之崇固辭上曰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

魏晉書

宋史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魏晉書

卿彞宗正少卿臣廣通府客類受饋遺為時所譏主書趙誨為宗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然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由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為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

京留守令馳驛詣關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田舍人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閏月姚崇能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能為京兆尹西京留

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東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

患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聖得其首聖目錄切默啜北將靈聖衝哭而死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

為國器然獻可替否更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

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辭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罷十道按察使○五年春正月癸卯大廟四

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宗

對曰大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閩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

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宗五日一朝仍入閣

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不願

以行道上
王首

以美之
寵益於

侯少明
軍為乾

不邊請
說官對
侯薄去

行平子
論宗室

陛下克謹天威結忠諫遠謫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嶧公

二卷由公之道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

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遂命釋之璟曰陛下

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聽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

上從之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嘗懷貞等皎預有功

由是罷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

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

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

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

故太常少卿王仁惠等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

極奢侈密邇官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乾元殿

為明冬至元日受朝賀季秋大享復就圓立貞觀之制中書門下

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

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上宅買切辭多也唐制殿中

者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及許敬宗李

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

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

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

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

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冬十月伊闕

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躋西切躋升也僖公闕公庶兄

之闕上春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

躋况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

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

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殺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

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

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睿宗之上而平子引躋

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非上亦以為然故議久

不決蘇獻願之從祖兄也故類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

為康州都城尉上命宋璟蘇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

不環不
命尹知

命尹知
命尹知

以張昇

以張昇
山入論
夢誤不
可三天

山入論
夢誤不
可三天

不環不
命尹知

不環不
命尹知

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環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
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履壽無偏之德上其善古之
秘書監馬懷素奏少帛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救止此
校補從之此則志切也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
章等奉詔撰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於

乾元殿前編校羣書。六年春正月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
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跡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
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敕禁惡錢如字集去
亡巧者其罪惡猶曰鑄錢不雜銀鐵則無利難則錢惡惡錢謂雜銀鐵盜鑄者矣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
斂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長京城紛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頌
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售承元可

亦皆用者及聽兩京百官像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
二月大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者僭及賂賄者按驗無狀
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
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咸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有大用之意有

薦山人范知璿字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之曰觀其良宰
論頗涉佞諛山人嘗極言讜議上多切豈宜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
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夏四月河南參軍鄭銑字與朱陽丞鄭仙

舟役應請言鍾也。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
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頒御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
二月行之。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

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
外徵有所加以給之上從之。宋璟奏括州員外司馬李崇儀州司
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各悔
必至若長奔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破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

沖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會議會千庶切書當事之後頗非稱職
請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開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敕太府及府縣出粟一萬石糶之以斂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夏四月王仁皎奏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謀例築墳高五
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為不可遂議者頗譏其高大當

王守一
常高梁
又實宋
學不虛諫

水堤請
日會
信

帝王請
被侍上

不以其
區區言

授官請
竹吏外

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

墳何足為難而巨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况今日所為

常傳無窮求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

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

所望也賜瑋領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

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數凶賊饑乏勸農功宋瑋等奏曰陛下

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

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

不必數下制書也九月徙木王憲為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

食畢并餘食於甕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

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於地者為

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

兄幾至監刑濠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

賜憲上以岐山令王仁琛姻林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瑋

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尋緣舊恩已獲優

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

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

嗣先請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瑋奏嗣先兩選齊郎雖非灼然應留

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

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

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

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

考異曰玄宗先天元年正月新紀表壬辰以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

品太上皇象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之不取太上皇

兼省軍國大事太上皇錄余以為太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為太

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并

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月一受朝于太極殿今兩取之開元三年

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煩擾開元宰相李伯等不知伯何人也

今去其名

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夏

宋璟疾

開元八年春正月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累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人多怨者時璟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

錢怨嗟

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頌為禮部尚書以京兆尹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五月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又之士沈發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入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之公命文武官劾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更事彊敏而剛躁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

考功負外郎負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

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佳負。九年春監察御史

宇文融

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迭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融效之玄孫也融二月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開制州縣逃二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適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

括外田

及籍外田所獲巧偽甚衆遷兵部自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

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任融

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

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

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

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切勝也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斬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九月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不寤十一月國子

其說不
為張說
以史

造新曆
錢綱

張說正
寇秦能
變成還
農

府兵法
壞

張說言
大夫不
可刑

祭酒元行冲上羣書四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安州別

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

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

五謂知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

怨死者同僚皆失也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

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疎李厚風

作甲子元曆以祇詔人史也 日食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行

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 出家為僧隱於嵩山詔造新曆一行於

姓張氏來國公公謹之孫也開元大初曆道十那和璞嘗謂尹愔曰

是推大術數立術以應之開元大初曆道十那和璞嘗謂尹愔曰

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曆云後八白歲當至一日必有聖人

正之今年則畢矣而一行造大術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

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 一行受詔改治新曆併知黃道進出

儀一行是之乃奏曰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術必廢臣更造游儀使

黃道交於奎參之間內道月環用究陰陽盈縮動合天運開而

易也其儀以古尺四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

七政日月星 十年春正月收職田 職田正檢十一年以職田侵

姓詔給地還省戶視職田多 率給倉粟二斗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

少每畝給粟二斗謂之地子 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

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

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秦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

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
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闔門百口保之
上乃從之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充雜徭
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
邑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二萬分
隸諸衛更番上下丘農之分自此始矣 前廣州都督裴仙先下獄
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
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曷巡北邊聞杖笞較於朝
堂較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
以卑隸待之笞較事往不可復追仙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
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
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
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十一年正月祭后土于汾陰 河東縣名明

宣統正

彙集檢

彙集檢

彙集檢

彙集檢

彙集檢

彙集檢

實縣改曰縣平遙令王同慶為贛尉上古迭以贛處州縣名坐黃為

諸侍文里煩擾百姓也。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士之士秘書監徐

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

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書人陸堅以為此屬無益

於國徒為糜費欲乘美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

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藉所益者大所損者

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秋八月敕前令檢括

進入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今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

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是歲張說奏改

政事堂曰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初監祭御史杜暹

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星固辭左右曰君身異域不宜

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

及安西都護關或薦暹往使安西人川其清慎。十二年四月命太

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君有切日影也周禮大司能

以東地中日至之景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

尺有五寸謂之地中暑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

儀岳臺暑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暑長七

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暑長一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

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暑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

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暑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暑老人星下

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於內春分之夕沒于眾星

丁其下眾星占示名者史云乃漢天家以為常設地中者也眾星

粲然比古所未言大率云南極二度以上皆見。六月制聽述少

自首闕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為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立中

書侍郎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

沔為中書侍郎故事丞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

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時張說為豈得拱

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八月以宇文融

州縣招
戶張虛

城各係
承常平
官本

從更
州縣

選有聲
望為刺
史

揚承令
不致分
辨

更集仙
殿為集
賢殿

壽聖

作水運
天成

為御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

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決時上將大穰四夷急於用度州縣

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緒錢數百萬

悉進八官由是有寵議者之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尚書

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威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賜獨

抗議以為言交還稅不利若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

所失未幾賜山為華州刺史○十二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

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

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史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

騎上忽郭以張勢也特兵之法宴宴備上耕分隸十二衛隋制十二

散張說請 切募士宿衛又史另曰曠騎候備為左右焉曠騎分隸十二衛每隸萬曠唐因之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

部侍郎寇此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

錢於洛濱供張甚盛賜以御膳上自書十韻詩命將軍高力士賜之

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守有由上聞之怒

貶睦州別駕 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辰上與中書閣下及

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宮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

具朕今與卿曾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

六品以上為直學士以張說為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

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

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

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

夷之中突厥為大比漢求和親而朝廷騫廢亦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

其六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

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 上謂宰臣

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數自今州縣毋得更奏祥瑞 冬十月

作水運漚天成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

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於地平令儀半在

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車駕發東

都十一月己丑上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

封禪為
禱三祈

王毛仲
以牧馬
四期存

因封禪
知侯曰
多員

勞人而
市恩
冠此不
信聖皇

二毛仲
不能致
朱棣

字文融
請分吏
部為十

宰相及祠官俱登。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

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

宣示羣臣。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自神於山下之

壇，其餘倣乾封故事。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

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嘗於

其職，自自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

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練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上初即

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

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二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

從，色別為羣，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

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鄉者羣臣遣使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

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士彥，廉牽之外，一無

他獻。蘇詩：氣切詩小世註云：牛羊為牲，熟曰饗，腥曰饋。生曰牽，論

也。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張竹亮切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

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賞之，坐

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

亦屢有以酒饌不曲，且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

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左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

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十二月，還東都。王毛仲有能於上，百官附

之者輻湊。千候切，會也，借車。輻，於轂也。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

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

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

為汝召客，明日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

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觴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

不盡，危處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老而彌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

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甲戌，以禮部

尚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試，判將異。遂召翰林，中決定吏部尚書

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

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酈去，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

笑就言
萬乘不
宜下行
銓選

張說請
刪改云

張說薄
無文

後漢南
等彈張

元紘以
清儉著

楊思勳
封夏齊

武藝責
不借

武藝責
不借

武藝責
不借

武藝責
不借

武藝責
不借

武藝責
不借

武藝責
不借

不問聞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
判並請委之有司俾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是歲東都斗
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十四年正月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

顯慶間兩省修纂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或作中米均云批
其物與度相中當也望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
軍前殿中監崔日知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以日知為

左羽林大將軍以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
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上尺粟惡御史中

丞宇文融之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
言於說曰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

為四月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等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
僭修受納賄賂救源乾曜韋抗等鞠之事頗有狀上意憐之但罷說

中書令餘如故以李元紘好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以清
儉著故上用為相楊思勳討反獍魯皓切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

人斬首二萬級而還是歲黑水靺鞨音未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
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勃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我

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吐突厥職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
更於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

將兵擊黑水門藝喜為質勝利子於唐諫曰黑水請更於唐而我以
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豈高麗全盛之時疆兵三十餘萬不

遵唐命掃地無遺况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此亡
國之勢也武藝不從疆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怒遣其

從兄大壹夏代之大氏將兵召欲殺之門藝奔眾間道來奔間居制
以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

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
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

切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臣光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太子大
子當察其柱直實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

論上不
能死門

上益事
是功

國馬益

朝廷有
張說

河隴
地千里

揚揚議
選舉

張說
讓事於

以上三
日為千
秋節

張嘉貞
不亡田

以門執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執顧效
小人為欺詐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十五年正月涼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獲其輜重
上莊持切下直用切輜載衣車重羊馬萬計而還上由是益事邊功

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祿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
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

歲齎練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
益壯焉。十六年正月宇文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

陸運錢官收其利賦役不息事多不就。二月以尚書右丞相致仕
張說兼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

遣中使訪之。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八月特進張說上開
元大行曆行之。五年僧一行受詔推大衍曆作新曆十五年草成而

列一篇曆議一篇上之起明年頒于百司時善等罷議者怨不得

南宮說亦非之詔待御史李麟太史令且執圭較靈臺候簿大

術十得七八薛德鏡三四九執一二焉乃罷說等而具否決

十七年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仍分兵據
守要害令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弈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

命石堡城曰振武軍。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為省司奏限天下明
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

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也臣恐
儒風浸墜素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

經進士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
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初張說張嘉貞李

元紘杜暹相繼為相用事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常讓事於說等唯諾

署之而已。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
右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

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
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

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
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之。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

金余專切說文青金及以銅為器皿。曾求切說文其采銅鉛錫者官

宇文融

文融為相百日

令百官

裴光庭

親之利

吐蕃內

大下死

子毛仲

為市取 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

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

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

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壯

於所親漳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

州刺史凡為相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融既

得罪國用不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

之矣今國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

飛狀告融贓賄事司農少卿蔣峯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

窮治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八年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

選勝一樂官宰相至自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

樓邀其師騎留飲送使起舞盡歡而去 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

書先元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

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

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

卑者選多無問能不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

升無降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

爭之不能得光庭又令沂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 吐蕃兵數敗而

懼乃求和親忠王支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

王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安

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

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

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

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遇夷狄之長

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

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自

是吐蕃復款附 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開府儀同三司

內外閑廐監牧都使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求兵

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後因事激怒上乃下制述

毛仲不忠怨望賜死 是時上頗寵任官官往往為三品將軍

蔡任官

蔡載說文曰載有衣曰蔡載音訖通切 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

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

官官矣參會言切 楊恩昂高力士尤貴幸恩昂屢將兵征討力士常

居中侍備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執

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考異白玄宗開元九年四月康待賓反陷六胡州實錄云四月庚寅

康待賓反命王峻討平之斬于都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

云壬寅叛胡康待賓偽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己酉王峻擒康待

賓至京師腰斬之前後重複交錯相違今從舊紀 十二年十一月

上御馬登泰山實錄唐曆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山開元傳位記云

上將封泰山益州進白驃上親乘之不知登降之倦纒下山無疾而

殞謚曰白驃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白驃近怪今從舊志 十七

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己未朔

癸亥五日也顧况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聖人實錄誤

也 十八年四月實錄云乙巳駕幸溫泉宮丁未至自溫泉宮按長

曆是月乙卯朔無乙巳丁未舊紀唐曆亦無幸溫泉事今不取

史交

備註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秋

開元十九年正月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列
上疏以為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
雖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
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蠻昧頑舊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
書庶使之漸陶聲教漸將廉切化流無外休列徒知書有權略變詐
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躬耕於興慶宮
側盡三百步三月初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饗選古名
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臣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緯于貴切織縞也緯南北為緯東西為緯戡定禍亂之謂武

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猶能兵萊夷萊即

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軍為好齊侯于夾谷齊使萊人以兵劫公

所以命謂侯也齊上兵媚切費季孫邑孔子言於定公曰

侯心作慶而避之今三家過制請與之季氏將隨費費宰

仲尼命申句須樂頰下伐之費人北遂廬費曰吾戰則克豈孔

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抗口限切古

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羸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古馘

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

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

勝狙詐相高狙奸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

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二十一年三月侍中裴光庭薨太常

博士孫琬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禎訟

之頌上賜謚忠獻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不散騎常侍王

丘善將薦之立聞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為黃

初置太

裴光庭

請給吐

書詩書

躬耕

於宮側

初置太

公廟

論太公

豈得與

孔子抗

衡

先禮義

後勇力

後勇力

後勇力

後勇力

後勇力

後勇力

後勇力

後勇力

韓休

天下肥

入仕途

中育

中種

裴耀卿

裴耀卿

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直謂峻也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恬徒康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其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景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游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不言終諫疏已至上且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流外奏甲不復引過門下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關中久雨穀貴上將幸東都召京兆尹裴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與當百代不易但以地狹穀少缺缺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乘輿得以安居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自都轉漕稍肯上悅之擢為禮部尚書與裴耀卿張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先是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工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綵如猶繅也 五月上又種麥於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又徧以賜侍臣曰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上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八月壬寅於輸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倉上即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千錢耀卿令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河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滑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儉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所省錢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之市寵乎奏以為市羅錢二十三年正月乙亥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推通回切公卿以下皆終畝赦天下都城酺三日酺大歡酒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詣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木也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

嚴安之
不取犯

上罷廉
州刺史
飾樂工

大服元
德秀之
高

宰相非
賞力之
言

張璠張
秀報父
降杖死

上謂公
三何功
多戶

作新戒
湯縣令

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手板胡麥切曰犯此者死於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

皆衣文縐服箱之半皆為虎豹犀象之狀服音負箱思將切詩小雅大東曰駝彼牽牛以服

士大夫皆服其高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劫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宰相若盡滅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上乃止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

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子璠璠比自幼聰慧初坐流嶺表尋逃

歸謀伺便復讎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

以為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為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

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啓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子

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各賜勞絲下上法在必行

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一作哀誅時太平公主至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戶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負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相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邪且欲使之知儉嗇耳上殺則切老子治人事天莫若簡河上公註云簡貧也秋七月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實封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二十四年二月宴新除縣令於朝堂上作令長新戒一篇賜天

今禮部侍郎掌

張九齡 知祿山 自反相

張九齡 上千秋 錄

張九齡 不許封 牛仙客

李林甫 稱牛仙 客有相

下縣令。舊制考功自外郎嘗掌試貢舉人有進士李權陵悔自外

郎李昂議者以負外郎位卑不能服衆三月敕自今委禮部侍郎試

貢舉人。張守珪使平盧計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

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

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

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昔子余切司馬穰苴曰氏孫

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

衣將領上即見切復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以法不可不誅且

巨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事用識心勒枉害

忠良竟赦之安祿山者本營州雜胡初名阿荜山皆作輒荜山

山突厥所謂關戰神者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本姓康母阿史德為

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愿豐盧帳欲盡殺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

偃會其部落破散與延偃兄子忠順俱逃來故冒姓安氏冒莫潔切

人首之有名祿山又有史宰干者宰蘇切以祿山同里閭閭地波南平

日開以驍勇聞累遷將軍賜名思明。六月初分月給百官俸錢

秋。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

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

錄上之上賜書褒美。冬十月車駕自東都還西京過陝州以刺史

盧奐有善政題贊於其聽事而去。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

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

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推舊相及楊麻外有德望者

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湟湖光切湟水出今驪厓有憂恐羞朝廷

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功也邊將實倉

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而可也裂土封

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

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從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

上怒變色曰事皆由卿邪九齡頓首謝曰陛下不知臣愚使待罪宰

相事有未允臣不敢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闊上

越如功狀也闊九齡曰臣領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

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慙眾望

張九齡
許相
林甫

長九齡
心廢太
于

李林甫
阿旨

伏獵侍
即

數挺之
不請李
林甫

澤如九
坐阿
能相

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十一月賜
仙客爵隴西縣公食實封二百戶 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中

書令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
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重林甫雖恨猶曲意士之

侍中裴耀卿與張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

急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林甫巧伺上息日思所以中

傷之上之為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十人皆有寵麗妃

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瑤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武惠妃麗妃等

愛皆弛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琚會內第各以母失

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也失以告惠妃

惠妃泣訴於上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

以語宰相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踐阼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宮

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

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

子天下父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

帝信江九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大

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

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

言退而私謂官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士猶豫未

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授宰相可

長與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之動色故訖九齡能相太子得无

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員外戶部侍郎員素

不學嘗對中書侍郎舉挺之讀伏臘為伏獵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

豈容有伏獵侍郎內是出見為歧州刺史故林甫怨挺之九齡與挺

之善欲引以為相嘗謂之曰李尚書方承恩足下官造門與之款

暱挺之素負氣薄林甫為人竟不之詰林甫恨之益深挺之先娶妻

出之更嫁蔚州刺史王元琰元琰坐贓罪下三司按鞫挺之為之營

解林甫因左右使於禁中白上謂宰相曰挺之為罪人請屬所由

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於是上以耀卿九齡為阿黨並罷

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即位

諸相各有所長

本林甫南
以立以
馬

林甫以
甘言唱

明經
六義進
士試十

周子諒
以強干
罪

要充邊

選用宗

死刑五
十八人

百官表

彭果請
行雜法
於關中

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
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
士皆各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上視聽自專大權明召

諫官謂曰今明王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
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明日
黜為下邳令自是諫爭路絕矣牛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

而已然二人皆謹守格式百官遷除各有常度雖才異行不免終
老常調其以巧諂邪險自進者則超騰不次自有一 奚矣林甫城府
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唱人而陰中傷之不愛一 財色凡為上所

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執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一 猶無能逃其
術者 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 二月敕曰
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

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夏四月監察御史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為證上怒其命左右操於殿庭一 擊之
博猶一 擊也又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襄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

言子諒九齡所薦也賤九齡荆州長史 楊洵又譖太子瑛於京
鄂王瑤音 光王瑒音 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
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瑒為庶人賜死城東驛 敕

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與諸道節度使量軍鎮開劇利害審計兵
防定額於諸邑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
優恤 上命有司選宗子有才者授以臺省有及法官 小縣官敕曰違

道慢常義无私於王去脩身効節恩豈薄於它人一 公帥先勵我風
俗 秋七月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 十八大理獄院
由來相傳殺氣太盛 馬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 自官以幾致刑

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 晉國公上命
林甫仙客與法官刑修律令格式成頒行之 先是西北邊數十州
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因牛仙客

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
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傳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畜積羨溢車
駕不復幸東都矣敕河南北租應輸含嘉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

工與以
持

租庸調
用土物

宜州
慶隆胡

高力士
請立忠
王璵

封孔子
為文宣王

戶口增
多

諸州賑
給不待
奏報

慶元
皇帝

安祿山
傾巧

太常博士王璵詳諸上疏請立青帝壇以迎春從之時上頗好祀神
鬼故璵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璵所
禱或焚紙錢漢以來喪葬有壘以俚俗類巫覡刑狄切男曰習
禮者羞之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薨初令庸調租資
課皆以土物輸京都○二十六年正月制邊地長征兵召募向是日
今鎮兵勿復遣在彼者縱還令天下州縣里別置

州胡生康待賓散諸州者聽還故土於鹽夏
大英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瑛上以忠
恭謹又好孝意欲立之猶豫歲餘不決自念春秋
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寐寢膳為之減高力士乘間謂其故上曰汝
我家老奴豈不能揣我意力士曰得非以即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
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意遂定六月立璵為太子後改冬十月
分左右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二十七年八月追謚孔子

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
向坐被去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弟之皆為公侯伯○二十八年
二月制以戶口增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許旨心之然終安其其人每
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是歲下縣千五百七十三

戶八日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
百九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
萬里不持寸兵○二十九年正月制承前諸州饒皆待奏報然始
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小訪使量事給
訖奏聞上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

迎置興慶宮五月宣元直容分置諸州開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由是上益以為文中丞張利貞
為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曲事利貞乃至左右小略利貞入奏
盛稱祿山之美八月以祿山為營州都督

天寶元年正月分平盧別為節度以安祿山為節度使是時天下聲
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自太宗平突厥置州
大者為都督府考為羈縻音基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

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焉音基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

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焉音基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

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焉音基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

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焉音基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

置一節
要略
使以備

其燕博
草之精
公私勞
費民租

草堅王
銀以利
進

人才共
口有案
履有劍

龜茲城兵二萬四千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統轄每天山伊吾

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翰海軍隸北庭天

軍在伊州北庭節度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

冠土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亦交城白亭三守提屯涼肅瓜沙

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

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八人河東節度與朔方倚用之諸戎倚之

引備以禦突厥統兵大同橫野詩嵐上口我四軍雲中守

提屯太原府唐成所代嵐二州之境治太原六五五五土人

范陽節度臨制奚劫州統經略威武清夷靜塞府日北平高陽唐興

橫海九軍屯幽薊媽檀吉諸切媽俱易相定漢滄州之境治幽

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平盧節度鎮撫室韋此音未嘗統平盧盧

龍二軍榆關守提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

千五百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交人振威威戎漠

門寧塞鄭州軍後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亦夷三守提屯鄯廓北

河之塔口州兵七方五千人劔南節度西吐蕃南撫德獠統天

平六州遠登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此音未嘗和維此音未嘗

黎姓悉十二州之境治益州兵二萬九百人南五府經略柱容五

州有西美徐西南統經略清海二軍在容色交四管治廣州

兵方五千四百人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領之長樂福州郡兵十

五百人東萊守提萊即才東牟守提東牟東牟守提東牟東牟守提

開元六州每歲供進兵衣糧實不馬二日方天寶馬八萬餘匹

浸多每歲用衣千一方匹糧百六十八日方天寶民始困苦矣

三月以長安令章至為陝郡太守領江淮迎使初宇文融

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其韋堅主銀公鐵胡競以利

進百司有專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堅為吏以幹

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

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

己右及為上所厚勳位將逼己者必自計去之尤忌文季之士或陽

與之善有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李林甫日蜜腹右劍上嘗陳樂

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維謂上已如莊鞭校轡橫
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深歎其蘊藉林甫嘗以金帛賂上左
右上文才動必知之即除絢華州刺史到官夫幾誣其有疾除詹士負

小同正上又嘗問林甫以嚴挺之今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終
州刺史休有奏挺之衰老得風疾以為詹士又以
為少詹士旨負外同正於東京養疾漸亦朝廷宿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不
尚書日在政府選心委侍郎宋張倚新得幸
於上遙管卿欲附之則選人乘者以力訂入幸者

為之首羣議沸騰祿山入言於上上悉刀入於可入而
然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遙駐武
太守晉卿貶安原
抵苑東望春樓

下為潭以取江淮運船役夫匠漕渠發入龍古江淮至京城民
幸望春樓觀以祈數百版

名微蘇曹切船用著錦半臂缺勝綠衫而楊之勝也
居前船唱得警歌使美婦
即而和之連檣數
記進諸君輕貨觀

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甘徐屬吏卒差名其潭曰廣運
安祿山兼范
百命建侯為河

陽節度使以比阻度使裴官尚部林甫裴寬皆
北黜陟使幽退也陟升一考初武

順上自稱其美一人比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非
楊氏之美絕

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
山無雙上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真更為壽王

女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內太真肌態豐豔曉音平
仁警頴善承迎上意其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駢皆

如皇后初自東都還本林甫知上厭幸乃與牛仙客謀增近
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數年蓄積稍豐上從密唐力士曰朕

大士言
可假

丁中一
特重其

不用除
不附已

欲高居無幾，采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董曰：子巡狩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執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四載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

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為務。常曰：太平人

但當撫，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邊。名有漆弓百

五十斤，堂期之案，中。以示不用軍中。忠嗣多遣謀

人伺其間隙，始如朔方，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乘兩道節制自

朔方至雲中，息。十里，又害之。乘。各數百里邊

人以為自非。仁。後將。皆不入。卒。四。書。張。垣。為。侍

郎。林甫皆惡之。使人發兵。討。曹。姦。利。具。情。京。北。尹。蕭

。史。吉。溫。鞠。之。溫。入。院。先。取。二。重。囚。詔。不。附。已。者。求。治。獄

。盡。答。兵。部。吏。既。引。入。皆。自。誣。服。及。林。遇。知。已。南。山。白。額

。吏。西。馬。吉。溫。於。林。甫。林。甫。得。之。大。喜。溫。格。切。晉。周。外。不。備。細。行。為。人。所。惡。一。言。和。除。知。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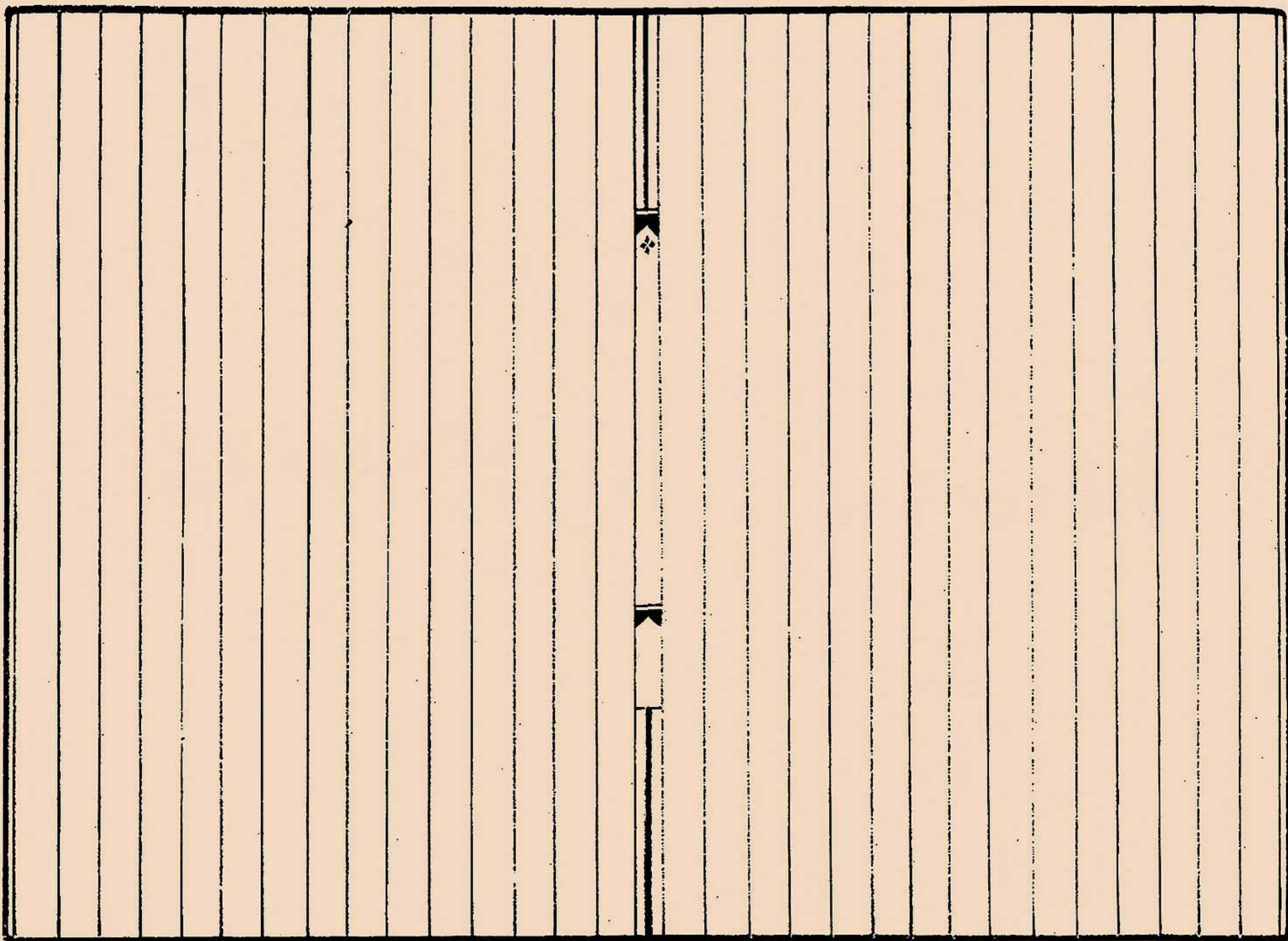
。虎。南。山。白。額。不。足。縛。也。有。杭。州。人。羅。以。采。烈。此。兩。引

。王。守。節。再。遷。賜。西。史。二。人。皆。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十

。即。中。王。鉗。為。力。口。巴。使。救。賜。舊。張。錢。數。又。使。市。本。和。輕。貨。百。計。有。其。租。庸。六。歲。而。更。法。邊。將。取。以

。王。鉗。志。在。聚。放。以。有。鑄。者。皆。其。其。無。節。不。併。十。年。其。氏。無。子。賜。於。內。庫。以。什。子。身。賜。已。此。皆。不。出。於。租。俸

。為。能。富。貴。無。子。遇。之。姓。諒。割。剝。以。來。媚。中。分。開。元。二。十。二。年。七。月。裴。耀。卿。為。充。江。淮。以。南。回。道。使。今。從。舊。食。貨。志。二。山。先。後。一。日。生。崔。昌。履。云。思。明。除。日。生。祿。山。二。十。載。正。月。二。十。日。上。及。貴。妃。為。祿。山。作。生。忠。嗣。盛。兵。碣。口。初。舊。書。忠。嗣。傳。皆。曰。是。歲。



唐

大聖大明孝皇帝冬

林甫有
動搖東
事志

天寶五載初 丁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己禍常有動搖東

王忠嗣
高價市
謝焉

言之志以譖韋 與皇甫惟明結謀欲共立太子堅惟明下獄皆坐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在朔方以告公 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賣馬於唐忠嗣皆買之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由是胡馬 唐共益壯及徙龍右河西復請分朔方河東馬九千匹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以貫之其 亦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里有墨離軍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虜其全部而歸 以門下侍郎崇玄館大學士陳希烈同平章事希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烈宋州人以講老莊得進軍用神仙符瑞取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制故引以為相凡政事一決於林甫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出未 奏今太平無事已時 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成案 初列書名而已 善大夫杜 太子良娣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良娣之姊 長娣之姊 曹柳勳妻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狂疎 功名喜交結豪俊潘 太守裴敦 隆薦於北海太守李邕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交勳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告有鄰妾稱圖讖交構東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温與御史鞠之乃勳首謀也有鄰勳皆杖死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別遣羅希奭往按李邕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材使氣故因事除之。六載春正月李邕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 余遮切干將莫邪二劍名干將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鋒然終莫 耳邕不能用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旨詣京師李 用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李人多卑賤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愚 蹟 恐 裡言 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灼然超絕者 送 自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聞表 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無遺賢 以 盧節度使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

李林甫
引陳希
烈為相

垂過膝 身自 重三百斤外若癡直內實 在上前應對敏

綠山請
見

忠嗣
請將兵
取石堡

忠嗣不
以數萬
命易
一官

哥舒翰
請已信
贖忠嗣

林甫
役夫以
或父

林甫
靈刺客

以談請... 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他物正以心耳上悅祿山得出入柵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李林甫以工心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大貯兵器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主不見祿山而數上言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夏四月忠嗣固辭

兼河東朔方節度許之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万人不能克臣心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俟其有釁

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

為之無方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死而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 杜其護口也

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黔上什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將軍子誠愛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復言光弼曰鄉者恐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

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遂趨出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徵入朝鞫之哥舒翰... 贖忠嗣罪言與淚俱上感寤貶忠嗣漢陽太守十二月命百官閱

天下歲貢物於尚書省既而悉以車載賜李林甫家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陳希烈雖坐府無一人入謁者林甫

林甫曰大人久... 釣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不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

不過數人... 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閤複壁嬖寵也以石墜地... 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

自林

開元中始久任

由林山

高力士

聖日

楊劍領十五使

蘇冕論

觀左藏

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宰相駟從之盛自林甫始自唐興以來

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造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

相共四夷之州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契音乞苾蒲猶不結切虜復姓

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

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

山客始造領之蓋嘉運主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

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

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

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

人哥舒翰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

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七載夏四月左監門大將軍知內侍省

事高力士加驃騎大將軍驃州召勿勁疾貌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

小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

輩皆因之以取將相其家富厚不貲於西京作寶壽寺寺鍾成力士

作亦以慶之舉朝畢集擊鍾一杵有求媚者至二十

杵亦不減十杵然性和謹少過善觀上作下不敢驕橫故天子終

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五月壬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

聖文神武應道皇帝赦天下免百姓來載租庸擇後魏子孫一人為

三恪度支郎中兼侍御史楊劍如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

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六月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

事恩幸日隆蘇冕論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政有恒而易守事歸

本而難失經遠之理捨此奚據洎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加巨至多立

使以示寵刻下民以厚斂張虛數以獻狀上心蕩而益奢蕩從暴切

子曰余人望如心而成禍使天子有司守其位而無其事受厚祿而虛

其用宇文融心唱其端楊慎矜王鉷繼遵其軌居洵切楊國忠終

成其亂仲尼云心乎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哉是言○八載春二月

引百官觀立鼎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

揚劍奏請所立羅變為輕貨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奏

帑藏充物帝他奏切藏才浪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劍紫衣

金魚以賞之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

傳折衝
傳上下

強弱皆
無賴子

得檢按
石壁死

賜安祿
山壽

崔昌請
承周侯

上為祿
山起第

貴地既
祿山兒

祿山驕

有限極。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

郡府參議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驍騎府兵日益墮壞。上謂其列及

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其案駝也。上據各切下徒何切案駝馬牛器

械糗糧。又立法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天子

侍衛也。其後本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人羞之。至以相訪病

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

逃匿。至是無可交。五月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府兵

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殺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取為之。其驍騎

之法太賈。以後稍以變廢。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

時承平日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

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

上命哥舒翰帥亦作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吐蕃石

堡城。其城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百人守之。多貯糧食

積播木及石。備唐兵前後屢攻之。不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

刃夾心諸羅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數萬。口忠嗣之言。九載五

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始。秋七月。置廣文館

於國子監。以教諸生。習進士者。處士崔昌上言。國家宜承周漢。以

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後事下公卿集議。衛包

上言。集議之夜。四星聚於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殺周漢後為三恪

前此聽安祿山於上。谷鑄錢。祿山乃獻錢樣千緡。揚劍以圖議

有金刀。請更名。上賜名國忠。十載春。正月上。命有司為安祿山起

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帷帶器皿。亦音亦周

合象宮室。曰帷帶平帳也。中坐充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

上承聖也。皆以繒為之。且眉承切。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其厚。後三日。召祿山入

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襜褕。上奉兩切下裹祿山。使宮人以絲輿昇

之。上羊諸切上聞後宮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

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

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明於外。上

亦不疑也。安祿山求兼河東節度。二月丙辰。以河東節度使韓休

珉為左羽林將軍。以祿山代之。祿山既兼領三鎮。賞刑已出。日益驕

世受鳥
易惡錢

材甫為
相十九
年

豈豕謂
倚楊右
山如冰

國忠徇
人所欲

國忠以
宰相領
文部尚
書

感志注
而異一
日

仲通為
國忠刻
頌

國忠諫
林甫

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
國之心。十一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於兩市易
惡錢先是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以良錢易惡錢五載入長
安市不勝其弊故李林甫奏請禁之。三月改吏部為文部刑部為

憲部。十一月李林甫薨上晚于自侍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

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

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

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

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以楊國忠為右相

兼吏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為人彊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為相

以天下為己任嬖嬖裁決機務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上已革

如手賈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自侍御史至為相凡

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名不為已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都進

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揚右相如泰山吾

以為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寺寺遂隱居嵩高山。吉

温為御史中丞凡朝廷動靜輒報安祿山信宿而達信宿如字左氏

為十二月楊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

留之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國忠凡所施置皆曲徇時人

所欲故頗得衆譽。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侍郎以

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畢及楊國忠以宰相

領文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定名闕。十二載

春二月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唱

注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

差謬甚衆繆初如舛也無敢言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侍郎但掌

試判而已侍郎章見素張倚趨走門庭御史主事無異京兆尹對于

仲通諷選人謂為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辭上為改定數

字仲通以金填之。揚國忠使人說安祿山誣李林甫與阿布思謀

反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其官爵子孫有官者除名流嶺南及黔中剖

林甫棺抉取含珠襖金紫舍朝緇切說文送死口中更以小棺如庶

人禮葬之安祿山以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

忠與
山有

國忠結
非結山

我子何
貴不富

國忠言
健法

揚國忠
言祿山
必反

詔教皆
中書門
下焉之

翰林院
待詔

先
心

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隴右節度使
哥舒翰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國忠以翰與祿

山不協欲厚結翰與共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秋八月沙
賜翰爵西平郡王是時中國盛疆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

問闕相望間餘隙桑麻駢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翰每遣使
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國忠子指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

格禮部侍郎達奚珣良國忠權勢遣其子昭應約撫先白之撫何國
忠入朝上馬趨至馬下國忠意其子必中選有喜色撫曰大人白相

公即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
乃令鼠輩相賣策馬不顧而去撫惶遽書白其父曰彼侍挾貴勢令

人慘嗟安可復與論曲直遂置道上第中書舍人宋昱姝六知選
事前進士廣平劉廼孃女以選法未善上書於昱以為禹稷皋陶同

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善傳云載行也采事也稱其人必考績以
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孟於一指之間何古今遲

速不泮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注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庶觀

其利口則不若晉夫何暇論聖賢之事乎十三載正月安祿山
入朝是時揚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

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六子亦知
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唐初詔教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

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
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

院密迹察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胡卦切琴棋數術之工皆
處之謂之待詔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太常卿均皆翰林院供奉上欲

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均草制楊國忠諫曰祿山雖有軍功目
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止加祿山左僕射

安祿山兼領閑廐居又勳唐制六閑亦號隴右羣牧等使自京師
右有七馬坊麟德中密遣親信選健馬堪戰者數十匹別飼之上祥

二月祿山奏臣所部將士討奚契丹九姓同羅等勳效甚多乞
不拘常格超資加賞仍好寫告身禮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付臣軍

授之於是除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祿山欲反故先

楊國忠
隱南詔
之敗

上以事
付將相
為無憂

漢兩傷
錄

上謂祿
山必無
異志

國忠欲
祿山速
反

以此收衆心也三月祿山辭歸范陽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受之驚
喜恐楊國忠奏之疾驅出關乘船晝夜兼行日數百里過郡縣不下
船自是有言祿山反者上皆縛送之由是人皆知其將反無敢言者

侍御史李交媿畢將兵七萬擊南詔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
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

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
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

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歲水
旱相繼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已以災沴歸咎於峴

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
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

默然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鄉萬六
千八百二十九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

萬四百八十八水五九十一十四載二月安祿山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
將上命立進畫給告身章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

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仰謂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邪
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他日國

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今若除祿山平章事且
詣關以賈循為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楊光翽外為

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上留不發更遣中使輔璆
琳輔扶兩切姓也琳琳其各也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珍琳受祿山厚賂還盛

言祿山竭忠奉國無有二心上謂國忠等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
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

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
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
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揚國忠諸君宜即從軍眾愕然相顧

驚也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

驚也莫敢異言十一月甲子祿山發所部十五萬眾反於范陽引兵

魏郡

魏郡

魏郡

魏郡

魏郡

而南時海內又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從開范陽兵起遠近震駭
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望風瓦解戶解切言自解散也守令或開門出迎
或棄城潛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 祿山至藁城常山太守顏

杲杲古力不能拒與長史來獲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賞
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兵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
來諸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獲譙曰何為著此上陟略切謂著祿

履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
祿山日反因霖雨完城浚壕上音浚壕壕下也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
生易之及祿山反謀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

原司兵李平聞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欽曰二十
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
如是真卿使親客遠懷購賊謀詎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杲卿

之從弟也 祿山陷東京賊鼓譟自四門入縱兵殺掠常清數戰敗
衄留李澄直陵謂御史中丞盧奕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
必死之存許諾澄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奔澄責去澄獨坐府中拜先

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廐使
人執澄亦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奔罵祿山數其罪顏賊黨曰凡
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

至關中凶懼會祿山方謀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
稍集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
涕泣士皆感憤 顏杲卿將起兵命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

井陘經朝文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下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
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范陽
盧龍益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杲卿文密使人入漁陽招賈精邺城

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歸夷城公若誅諸將之不從命者以范陽歸
國願共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不時發謀世祿山殺之

考異曰玄宗天寶九載揚劍張易之之甥鄭審天寶故事云楊國忠
本張易之之子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上仍去
其梯毋恐張氏絕嗣乃密令女奴蟻珠上樓遂有娠而生國忠其說

曖昧無稽今不取

